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NEW 新

故事会

®

STORIES



发财故事

STORY SELECTION



47.8

7726

文艺出版社

发财故事

故事会爱好者丛书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发财故事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3.8 重印
(故事会爱好者丛书)

ISBN 7-5321-1803-7

I.发… II.故… III.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4137 号

责任编辑:吴复新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发 财 故 事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 字数 167,000

2003年8月印刷

印数:102,301—122,500册

ISBN 7-5321-1803-7/I·1464 定价:5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512-66063782



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

《故事会》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,它如此兴旺发达,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。此情此谊,令人难以忘怀。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,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,决定编辑出版“《故事会》爱好者丛书”。

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、介绍各类故事精品,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,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,通今博古,情趣盎然。

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,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。

故事会编辑部

故事会®



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
400万读者理想的选择

邮发代号：4-225
32开本 定价：2.50元
每月2日出版

(中国名刊《故事会》注册商标)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

◆《故事会》1963年7月创刊,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。

◆1985年7月,《故事会》发行量达760万册;1979年至今,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;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,排名第五位。

◆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“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”之一。

◆1997年、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“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”。

◆2000年荣获“首届国家期刊奖”。

◆2001年进入“中国期刊方阵”,获“双高”期刊称号。

◆目前辟有二十几个富有特色的常备栏目,如笑话、幽默世界、东方夜谈、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中篇故事等。近年还相继推出百姓话题、名人讲故事、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。

◆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刊点,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。

目 录

因财起祸

- 银元祸 (2)
- 汪得贵发财 (10)
- 暴富记 (15)
- 恼人的私房钱 (21)

生财之道

- “书呆子”养鱼 (30)
- 发财秘诀 (32)
- 卖名字 (35)
- 阿祥扔单车 (41)
- 赚钱高招 (44)
- 老苗黄鱼 (48)
- “借”本下海 (53)
- 风水宝地 (61)

天落横财

- 天落横财 (66)
- 炸来的横财 (72)
- 海外来信 (74)
- 一箭四雕 (80)

发财恶梦

- 一笔抚恤金 (92)
- 最后捞一票 (97)
- 傻大姐卖人 (109)
- 绑架“老疙瘩” (114)

飘忽财运

- 对奖 (121)
- 中奖之后 (123)
- 文明楼里的奇闻 (130)
- 金银梦 (135)
- 真假五针松 (137)
- 假币换真钱 (142)
- 古建国炒股 (146)
- 欢迎小偷的人 (149)
- 自找没趣 (152)
- 一堆红木条 (156)

钱难通神

- 刘师公治“鬼” (160)
- 半夜敲门声 (164)
- 利钱 (170)
- 上当 (176)
- 夜半驴叫 (180)
- 假币克星 (183)

- 编后记 (185)

因财起祸

不义之财使多数人难以自拔，
受害无穷。





银元祸

红山县近来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

一块银元起风波，
三家人亡家又破；
汗水换钱钱是福，
邪门捞钱钱是祸。

这首歌谣说的是这个县最近发生的一件奇特的案子。

离红山县城七十里的南山脚下，有座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，叫靠山屯。

屯东有条小河沟，沟那边住着两户人家：后院姓刘，前院姓沙。

沙家的户主叫沙大发。只因他为人刁滑，心眼多，再加上前些年队里穷，一直到三十八岁，还是光棍一条。前年实行责任制后，他拼着劲干了一年，腰里攒了几百块钱，才托人在山南讨了个寡妇。结婚不久，那寡妇便怀了孕。眼看着老婆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沙大发心里像倒了蜜糖罐——甜透了。为了不让老婆坐月子时再受

烟熏火燎之苦，他决定盖间灶间。

这天下午，他拉上架子车，带上老虎耙，来到离屯三里多路的一座荒庄上。这庄子因解放前遭土匪烧毁了，一直没人再来住；如今是断壁残墙，杂草丛生。沙大发为了省劲，没上山拉石头，到这儿刨根脚来了。他刨着刨着，突然“当”的一声，蹦出一件圆东西来，急忙拾起，擦掉浮土一看，噫！是块“袁大头”。他乐得咧开嘴笑了。

早些时，屯里来过个外地人收银元，十块钱一块，价钱真不低。可惜，他把箱子、柜子和墙旮旯都扒过，也没找到一块。如今不想它，它却突然跑出来了，这真是“有福不用忙，没福累断肠”。一想到“福”字，他脑瓜忽地裂开一道缝：有一块，就没第二块？说不定还能刨出一缸哩！他顿时干劲猛增，举起老虎耙，朝着蹦出银元的地方，拼命刨起来。他刨呀，刨呀，一直刨到日头落山，挖了个三尺见方、八尺深浅的大坑，也没见到第二块银元。他有点扫兴，但转念一想：谁埋银元，决不会只埋一块，只要把这片宅基地翻一遍，还愁找不到？今天不行，还有明天哩！于是，他又高兴起来，随便拉了几块根脚石，哼着梆子腔回家去了。

沙大发心里憋着一股喜气，不说急得慌，吃罢晚饭一上床，便乐滋滋地对老婆说：“喂！今后晌，我在荒庄上刨着财气啦！”他老婆撇撇嘴说：“你还能碰上财气？”“不信？你瞧瞧。”沙大发说着，从怀里摸出了那块银元。他老婆接过去一看，喜得嚷嚷起来：“哟！还是块‘袁大头’哩！”沙大发忙“嘘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别咋呼，可不能让外人知道了。明天我再多刨些，能换上千把块钱，咱就盖卧砖到顶的瓦房。”

俗话说：“隔墙有耳。”沙大发怕漏气，结果还是漏了气。漏给谁了？后院的刘家。

刘家的户主叫刘喜财。别看他人很瘦，脑袋小，心眼可不比沙大发少，而且还多一招：好逸恶劳，嘴头馋，有时还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。因此，前年他儿媳一过门，就吵着分家。儿子刘二能是个认钱不认亲的宝贝，嫌他爹是个“漏斗布袋”，也怂恿着媳妇闹。刘

喜财一气之下，四间瓦房中间拉道界墙：一家变成两家。随后，他跑到附近张庄女婿家，发誓赌咒改掉坏毛病，才把气跑几年的老伴接回家。老伴回来后，他真变了，一头扎到责任地里，一年多没犯老毛病，只是有时忍不住嘴馋，赶集时免不了下馆子吃一顿。

却说这天上午，他赶集时下馆子喝了四两白酒，吃了一盘嚼不烂的老牛肉，回家拉起肚子来。吃罢晚饭，他准备睡觉时，肚子又咕噜噜一阵响，就慌忙往外跑。他家的厕所在沙家房屋后，他刚进去，正好听到那两口的对话，心头一震：乖乖，这家伙挖着财气啦，还要盖瓦房哩！嘿嘿，他要保密，偏偏让我听见了，这不是财神爷看得起我刘喜财么？心里一激动，肚子也不疼了。他悄悄转身回到屋里，见老伴已睡着，便点上马灯，扛上镢头，出门溜一小跑直奔荒庄。他到那儿一看，果然有个才刨过的大坑，便将马灯放在旁边的一堵断墙上，举起镢头，顺着沙大发的茬口，连夜奋战起来。

不说刘喜财一夜如何辛苦，却说沙大发因心中挂着刨银元的事，几乎一夜没合眼，天麻麻亮时，起床撩起老虎耙，就往荒庄跑。远远地，他瞅见荒庄上有一团光亮，以为是鬼火，身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正要转身走，突然传来了“砰砰叭叭”的刨石头声。他心里“格登”一跳，急匆匆奔上前喝道：“谁？！”

这一声喊，吓得刘喜财的镢头怔了好大一会，回头见是沙大发，便干笑两声说：“噢，是大发呀，我还以为遇上了歹人哩。”沙大发见是刘喜财，觉得蹊跷：他又不盖房子，半夜三更来挖根脚干啥？

刘喜财刨了一夜，累得腰酸腿软胳膊疼，连银元的气也没闻着，如今见沙大发来了，唯恐银元被沙大发独自刨去，两只小眼骨碌碌一转，便云迷雾地撒起谎来：“嘿嘿，大发兄弟，常言道‘远亲不如近邻’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解放前，我姑老表的丈人家在这住时，埋过一百块大洋。后来，他一家都让土匪杀了。埋大洋的事除我没第二个人知道。土改时，我就想把它刨出来，又怕刨出来后会给定高分，没敢刨。眼下，银元又吃香了，我想刨出来换几个钱。既然你来

了，咱就一块干吧，刨出来的银元二一添作五，你看咋样？”

沙大发听了这番话，心头一松一紧：老天爷，我只说是碰运气，谁知真的有财气。一百块银元要让他得一半，我可就盖不起三间瓦房啦。想到这，他灵机一动，故意问：“真的只有一百块？”刘喜财打了个愣怔，回道：“听说，只有一百块‘袁大头’。”沙大发“哈哈”一笑，说：“要是只有一百块‘袁大头’，刨出来全归你，我不稀罕那玩意。”说罢，举起老虎耙，扒起根脚来。刘喜财心里犯了猜疑：听沙大发的口气，像是一百块“袁大头”已到 he 手里。再看看那个七八尺深的大坑，便确信无疑了，不由得暗暗骂道：娘的，一百块大洋你刨走了，让老子给你刨根脚石？想得倒美！他二话没说，提了马灯，扛起锄头，怒气冲冲地走了。

路上，刘喜财越想越憋气：一百块“袁大头”，下广州少说也能换一千五百块。一千五百块，就这样让姓沙的独吞了？娘的，你不让我得一点，我也叫你一点得不到！他打算告沙大发一状。

刘喜财告状找到了谁？治保主任李青山。因为这些年来，他跟李青山打交道最多，虽说十有九回是挨训，但毕竟住在一个屯上，话头客气得多。这回，他要在治保主任面前表现表现，因此，一见李青山便神秘地说：“李主任，我揭发一件很重大的案子，沙大发在荒庄上扒了一百块大洋，那是小地主王老八埋的，应该充公。”

李青山半信半疑：“你看见了？”

“我亲眼看见的。一百块‘袁大头’，在大肚坛里装着，他连坛抱回家了。”

刘喜财说得有鼻子有眼，李青山也信以为真了。他想：虽说银元不能没收，可也该动员沙大发卖给国家，免得惹是生非。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随后处理。”吃罢早饭，李青山去公社开会时，顺路拐到了沙家。谁知，他刚露出点意思，沙大发便蹦了起来：“我哪来一百块大洋？半块也没得。你别信那‘三只手’的鬼话。”

一个说亲眼见，一个不认账，李青山一时也无法弄清，只得说：“没有就算了。我劝你两句也没啥坏处，有银元卖给国家，免得招风

惹草。”说完，上公社开会去了。

后院的刘喜财，见李青山进了沙家，本想看场好戏，没料被沙大发一句话就打发走了。气得他心口顿时窝了个大疙瘩，一碗饭没吃完，便躺到床上生闷气去了。那一百块“袁大头”在他脑瓜里滚来滚去，搅得他六神不安，越想越不是味。一百块大洋，一千五百元呀！按每天四两酒一盘肉的开销算，够他吃好几年哩，能不心疼么？他嫉妒，他眼红，最后，终于抵挡不住那白花花大洋的引诱，又动了邪念：娘的，反正他沙大发得的是不义之财，他花我花都一样，转转手，这不能算偷。可是，那一百块大洋在哪藏着呢？他脑瓜转了九九八十一个圈，终于转出一个主意来：听墙根。说不定沙大发两口子夜里说私房话时，会把藏银元的地方漏出来。

果然，老天不负有心人。这天晚上，刘喜财在厕所里蹲了整整两个时辰，终于探得了底细。只听沙大发对他老婆说：“把银元放到床底下的空坛里，等凑够一百块时，咱再换钱买砖瓦。”

刘喜财心中一阵惊喜：嘿嘿，不够一百块，九十块也将就。他只顾得意，竟忘了自己是蹲在厕所里，起身便走，“扑通”，掉进了粪缸。他怕被沙大发两口听见，学了两句猫叫，才悄悄爬上来。

他回到屋里，老伴一见便骂起来：“你个老东西，又干啥去了？”刘喜财“嘻嘻”一笑：“不小心掉到茅坑里了。这有啥？粪是庄稼宝，宝就是财，沾了粪，就是沾上了财气。”老伴瞪他一眼：“胡说八道！”“你不信？”刘喜财“嘿嘿”一笑，忍不住说：“沙大发那个笨蛋，把一百块大洋藏在床底下的坛里，咱要弄过来，不就是咱的财气？”老伴一听这话，顿时火起，捣着他的头皮骂道：“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你再干那种昧良心事，咱非打离婚不可！”刘喜财慌了，急忙说：“看你，捡着棒槌当针使，我只是信口胡说，哪能真干？”他嘴里这样说，心中却另是一番主意：银元到手，悄悄换成钱藏起来，零打碎敲地花，吃到肚里长成肉，鬼知道？就干这最后一次了。

事也凑巧，第二天上午，沙大发老婆的娘家捎来信：她娘有病，让她回去瞧瞧。可她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，咋能翻山越岭！只好让

沙大发去了。

这一来，喜坏了刘喜财，真是难得的好机会！可是，老伴在身边碍手碍脚的，咋办呢？他眼皮一眨，蒜点子出来了：“哎，我说二能他娘，你不是想闺女么？这几天没啥活，我也想去瞧瞧外孙，咱一块去吧。”他老伴就怕他在家惹是生非，自然满口答应。刘喜财暗暗得意，看看天没晌午，到女婿家赶午饭还来得及，便催着老伴拣了一篮鸡蛋，又交代媳妇照管一下鸡笼，随后和老伴一块瞧闺女去了。

这天夜里是个大阴天，天黑得张嘴不见牙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刘喜财独自睡在女婿家的西厢房里，心中暗暗得意：半夜摸回去，弄到大洋埋好再赶回来，这才叫神不知鬼不觉呢！

于是，到了半夜时分，他揣上事先准备好的小刀，悄悄开了门，朝靠山屯奔去。

刘喜财心中得意，脚下生风，不到一个时辰，便来到沙家门前。他听听没动静，就攀着院墙边的一棵桐树，没费劲就翻了进去。可是，当他用小刀拨门栓时，却遇到了难关：门栓上了销子，拨不动。他想了想，悄悄摸到鸡笼前，拉开鸡笼门，把胳膊伸进去，使劲搅起来，直搅得母鸡扑腾公鸡叫。这一招果然见效，顿时屋里亮起了灯。他急忙躲到屋檐下，等沙大发的老婆开开门，端着灯去查看鸡笼时，闪身进屋，一躬身钻到床底下，连三赶四地摸起来。他摸遍大大小小的十几个坛坛罐罐，粘了两手的酱豆、臭豆腐，也没摸到一块银元。他心里顿时冰凉，刚想出去，沙大发的老婆却进屋插上了门，他只得老老实实地趴在床底下。

刘喜财趴在那儿，等到沙大发的老婆响起鼾声时，他刚要往外爬，突然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，急忙往回缩，不小心蹬翻了几个坛子。只听得“丁丁当当”一阵响，把沙大发的老婆惊醒了。

沙大发的老婆忙起身擦火柴，谁知刚擦着，便“噗”被吹灭了。就在那一刹那，她看见床前立着一个花脸怪物，就“啊”地惊叫一声，摔倒在地上。

躲在床底下的刘喜财，也瞅见了怪物，吓得浑身骨头顿时散了

架，趴在那儿直筛糠，大气不敢出一声。他正不知该如何才好时，怪物也往床底下钻进来。他再也顾不得许多，连三赶四地往外爬，又恰巧撞在怪物身上。“扑通、扑通”两声，他和怪物同时摔倒了。

常言道：“狗急跳墙，兔急咬人。”刘喜财摔倒后，嘴正好触着怪物的耳朵，他一张嘴使劲咬住了。只听那怪物倒吸一口气，刘喜财就觉得肚子猛地一痛，不知什么家伙戳了进去。他忍痛又一使劲，“咯嘣”，咬下一块耳朵来；紧接着，他又挨了一家伙，便人事不省了。

却说治保主任李青山，昨天在公社开会时，公安人员一再强调，近来为银元的问题，出了不少案子，要提高警惕，严防走私犯把银元捣腾到国外去。因此，他一大早就赶回来，打算跟沙大发好好谈谈。谁料，他来到沙家门前，连喊几声没人应；隔门缝一瞧，堂屋门大开，却没人影。他感到不妙，翻墙进院，到屋内一看，大吃一惊：沙大发的老婆和刘喜财都倒在血泊中。急忙查看，见沙大发的老婆还有一口气，刘喜财已经死了。他转身出去，扣上房门、院门，匆匆跑进屯，一边派人去公社报案，一边让队长领人把沙大发的老婆送医院抢救。随后，他带了两个民兵，又奔回沙家，仔细查看起现场来。

李青山当了十几年治保主任，经手不少案子，哪一件也没今天这事奇怪。他左看右查，前思后想，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。在检查伤口时，他猛然发现刘喜财的嘴里好像噙有东西，便找来一根筷子，撬开刘喜财紧咬着的牙关，发现了一块耳朵。他正摸不着头脑，后院传来了刘二能两口的吵闹声：“不让我说，我非说！你八成是偷女人了。”“胡说！”

“没偷女人，你那耳朵是狗咬的？”接着，便是一阵厮打声。

李青山心中顿时亮了，急忙领着两个民兵往后院奔去。他一见刘二能，果然左耳缺了一块，二话没说，命令两个民兵把刘二能监管起来。刘二能还要争辩，见李青山两眼死盯着自己的左耳，顿时骨头发酥，软瘫在地上。

原来，前天晚上刘喜财和老伴的对话，被隔墙的儿子刘二能听见后，他也起了偷银元之心。昨天，见沙大发和他爸妈都不在家，便

瞅准了这个机会，半夜里，他趁老婆熟睡之机，悄悄爬起来，用红颜色和锅烟灰抹了脸，掂了把杀猪刀，翻墙进了沙家院子。他进院时，正赶上沙大发的老婆在查看鸡笼，所以，比他爹进屋晚了一点。后来，当耳朵被咬住时，他一时性起，用准备拨门的杀猪刀连捅了两次，谁料，却把他爹给捅死了。

李青山问明了这些情况，又仔细揣摸一下，便对整个案情明了啦。他心中万分感慨：为了一百块银元，儿子叫父亲送命。唉，这个沙大发也不像话，你刨到银元，献给国家，国家也不会亏待你，干吗要藏在家里呢？

想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李青山刚回到前院，便碰上了急匆匆赶回来的沙大发，他劈头就问：“你那一百块银元在哪儿？”

沙大发正是为那一百块银元的事，才起五更跑回来的。他见李青山追问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哪来一百块银元？”

李青山火了，严厉地说：“为你这一百块银元，出人命了！”

沙大发一听这话，慌了神，急急分辩：“真的，我真没有一百块银元，只刨出来一块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摸出了那块“袁大头”。

李青山略一想，便明白过来，感到好气又好笑，说：“你呀……快带上钱去公社医院吧，你老婆是死是活，还不好说哩！”

沙大发如同当头挨了一棒，顿时呆若木鸡，好大一会才愣过来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，随即发疯似地往公社医院跑去。

故事到这儿结束了。可听故事的人，大都想听个头尾，咱就把结果告诉大家吧：刘二能被判了死刑；他老婆卷起家当，回娘家去了；沙大发欠了整整五六百块的外债，才救活他老婆的命，孩子却丢了。

这件事很快传遍了红山县。不知是哪个土秀才，除了编了那四句歌谣外，还编了一副对联：

刘二能错杀他爹——钱迷心窍！

沙大发赔钱丢娃——自讨苦吃！

(王国全)



汪得贵发财

青山镇上有个出名的懒汉，姓汪名得贵，据说在他出生时，爹娘曾请瞎子给他算过命，说他命大福大，迟早总会发财。所以爹娘给他取了个得贵的大名。可是汪得贵却偏偏三岁死娘，十岁死爹，如今已三十有六，单身足足等了二十多年，财倒没发成，却得了一种怪病，医生诊断为“铜钱病”。

汪得贵牢牢记着瞎子的话，相信总有一天财神爷会主动上门，会发天落横财的。因此，他大钱挣不来，小钱眼不开，虽说袋里空空，还是要摆阔气，哪怕袋里只有三角钱，他也要东借西凑抽西湖牌香烟。为啥？命里贵嘛！

这一天汪得贵的“铜钱病”又发了，只得到省城姐姐家去“治病”。他晃晃悠悠，无精打采地在马路上走着。突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“叭”一声砸在他的脚上，痛得他双脚直跳，正想破口大骂，定睛一看，是一只黑色提包躺在地上。他刚弯腰去拾，猛听“呼”一声，一辆公共汽车从他身边擦身而过。他不顾一切地拎